

库卡机器人维护

产品名称	库卡机器人维护
公司名称	广州市长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
价格	面议
规格参数	品牌:KUKA 型号:库卡机器人
公司地址	天河区高普路168号A1栋2楼
联系电话	020-29131671 15975372026

产品详情

kuka库卡机器人维修保养及设计方案，机械零点校正

机器人备件中心--长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

长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专业从事进口机器人保养维修，相关产品维修以及配件销售服务，公司工业机器人保养项目包括：kuka库卡机器人保养，fanuc发那科机械手保养，igm机器人保养，abb机器人保养，安川motoman机器人保养等，机器人保养涉及包括机器人零点校正，机器人润滑油脂更换，机械手电池更换在内的众多专业技术服务。

详情请咨询：

广州市长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李先生

手机：13543455804

电话：020-29131671

传真：020-28083007

qq：767051518 公司主页：<http://www.gzchangke.com>

祖堂集卷五

祖堂卷五 大颠

大颠和尚嗣石头，在潮州。元和十三年戊戌岁迎真身，元和皇帝于安远门躬自焚香，迎候顶礼。皇帝及百寮俱见五色光现，皆云是佛光，百寮拜贺圣感。唯有侍郎韩愈一人独言不是佛光，不肯拜贺圣德。帝问：“既不是佛光，当此何光？”侍郎当时失对，被贬潮州。侍郎便到潮州，问左右：“此间有何道德高行禅流？”左右对曰：“有大颠和尚。”侍郎令使往彼三请，皆不赴。后和尚方闻佛光故乃自来，侍郎不许相见，令人问：“三请不赴，如今为什摩不屈自来？”师云：“三请不赴，不为侍郎；不屈自来，只为佛光。”侍郎闻已喜悦，则申前旨，“弟子其时云不是佛光，当道理不？”师答曰：“然。”侍郎云：“既不是佛光，当时何光？”师曰：“当是天龙八部释梵助化之光。”侍郎云：“其时京城若有一人似于师者，弟子今时日不来此。”侍郎又问曰：“未审佛还有光也无？”师曰：“有。”进曰：“如何是佛光？”师唤云：“侍郎。”侍师应喏。师曰：“看还见摩？”侍郎曰：“弟子到这里知不会。”师云：“这里若会得，是真佛光。故佛道一道，非青黄赤白色，透过须弥卢围，遍照山河大地，非眼见，非耳闻，故五日不睹其容，二听不闻其响。若识得这个佛光，一切圣凡虚幻无能惑也。”师欲归山，留一偈曰：

辞君莫怪归山早，为忆松萝对月宫。

台殿不将金锁闭，来时自有白云封。

自后侍郎特到山，复礼乃问：“弟子军州事多，佛法中省要处，乞师指示。”师良久，侍郎罔措，登时三平造侍者在背后敲禅床，师乃回视云：“作摩？”对曰：“先以定动，然后智拔。”侍郎向三平云：“和尚格调高峻，弟子罔措。今于侍者边却有入处。”礼谢三平，却归州。

后一日上山礼师，师睡次，见来不起。便问：“游山来，为老僧礼拜来？”对曰：“礼拜和尚来。”师曰：“不礼更待何时！”侍郎便礼拜。

后一日又上山，师问：“游山来，为老僧礼拜来？”侍郎曰：“游山来。”师曰：“还将得游山杖来不？”对曰：“不将得来。”师曰：“若不将来，空来何益？”

又一日师曰：“老僧往年见石头，石头问：‘阿那个是汝心？’对曰：‘即只对和尚言语者是。’石头便喝之。经旬日却问：‘和尚前日岂不是？除此之外何者是心？’石头云：‘除却扬眉动目一切之事外直将心来。’对曰：‘无心可将来。’石头曰：‘先来有心，何得言无心？有心无心，尽同谩我。’于此时言下大悟此境。却问：‘既今某甲除却扬眉动目一切之事外，和尚亦须除之。’石头云：‘我除竟。’对曰：‘将示和尚了也。’石头云：‘汝既将示我心如何？’对曰：‘不异和尚。’石头曰：‘不关汝事。’对曰：‘本无物。’石头曰：‘汝亦无物。’对曰：‘无物则真物。’石头云：‘真物不可得。汝心见量意旨如此，也须护持。’”僧问：“其中人相见时如何？”师曰：“早不其中。”进曰：“其中者如何？”师曰：“渠不作这个问。”

祖堂卷五 长髭

长髭和尚嗣石头，在潭州攸县。未睹行录，不决化缘终始。师初礼石头，密领玄旨。次往曹溪礼塔，却回石头。石头问：“从何处来？”对曰：“从岭南来。”石头云：“大庾岭头一铺功德，还成就也无？”对曰：“诸事已备，只欠点眼在。”石头曰：“莫要点眼不？”对曰：“便请点眼。”石头足+乔起脚示之，师便连礼十数拜不止。石头云：“这汉见什摩道理？但知礼拜。”师又不止，石头进前把住云：“你见何道理了但知礼拜。”师曰：“如红炉上一点雪。”石头云：“如是，如是。”

师得十岁儿子，养得八年。有一日，儿子启和尚曰：“某甲欲得受戒去，还得也无？”师云：“受戒图什摩？”儿子曰：“某甲祖公在南岳，欲得去那里礼觐，只是未受戒，不敢去。”师曰：“受戒须是二十始得，且住。”师忽然觉察，唤来许伊受戒。小师明朝辞和尚，和尚云：“子归来，须到石头处来。”小师应诺，便去南岳般若寺受戒，后却去石头参。石头云：“从什摩处？”对云：“从长髭来。”石头曰：“今夜在此宿，还得摩？”对云：“一切取和尚处分。”小师第二日早朝来不审，师便领新戒入山。路边有一个树子，石头云：“汝与我斫却，这个树碍我路。”对曰：“某甲不将刀子来。”石头曰：“我这里有刀子。”曰：“便请。”石头便抽刀，把柄过与刀子。曰：“何不过那头来？”师曰：“用那头作什摩？”新戒便大悟。石头教新戒归受业处，新戒便辞石头，却归师处。师问：“教你到石头，你还到也无？”对曰：“到则到，不通耗。”师问曰：“依什摩人受戒？”对曰：“不依他。”师曰：“你在彼中即如此，我这里作摩生？”对曰：“要且不违背。”师曰：“大与摩多知生！”对曰：“舌头不曾染著在！”师便咄：“这多口新戒，出去！”此是石室和尚也。

祖堂卷五 龙潭

龙潭和尚嗣天皇，在澧朗州。师讳崇信，未详姓氏。在俗之时，世业作饼师，住在天皇巷阳。其天皇和尚住寺内，独居小院，多闭禅房，静坐而已。四海禅流，无由湊泊。唯有饼师每至食时，躬持胡饼十枚，以饷斋餐，如是不替数年。天皇每食已，常留一饼与之，云：“吾惠汝，以廕子孙。”日日如斯，以为常准。师因于一日忽自讶之，乃问：“此饼是某甲持来，何乃返惠某甲？”天皇云：“是你持来，复汝何咎？”师闻此语，似少惊觉，乃问曰：“弟子浮生扰扰，毕竟如何？”天皇云：“在家牢狱逼迮，出家逍遥宽广。”师便投天皇出家。天皇云：“汝昔崇福善，今信吾语，宜名崇信。”受具戒已，执爨数年。忽于一日问天皇曰：“某甲身厕僧伦，已果宿志，未蒙和尚指示个心要，伏乞指示。”天皇曰：“你自到吾身边来，未尝不指汝心要。”师问：“何处是和尚指某甲心要处？”天皇曰：“汝擎茶，吾为汝吃；汝持食，吾为汝受。汝和南，吾为汝低首。何处不是示汝心要？”师低头沉吟顷刻，天皇云：“见即直下便见，拟思则便差。”师问已，顿悟指要，便问：“毕竟如何保任则得始终无患？”皇曰：“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旷。不要安禅习定，性本无拘。不要塞耳藏睛，灵光迴耀。如愚若讷，行不惊时。但尽凡心，别无圣解。汝能尔者，当何患乎？”师既领宗要，触目朗然，犹如远客还家，顿息他游之意；亦如贫收宝藏，故无不足求。自荆渚至澧阳龙潭栖止，行不惊俗，世莫能疑。未尝辄銜机锋，玄流无由扣击。所居兰若临小溪潭，时属元阳，郡民多于是处祈求雨泽，故号龙潭和尚焉。

有僧问：“髻中珠谁人得？”师曰：“不赏玩者得。”僧曰：“安著何处？”师曰：“待有所在，即说似汝。”尼僧问：“如何得为僧去？”师曰：“汝作尼来多少时。”尼曰：“还有为僧时也无？”师曰：“你即今是什摩？”尼曰：“现是女身，何得不识？”师曰：“谁识汝？”

祖堂卷五 翠微

翠微和尚嗣丹霞，在西京。师讳无学。僖宗皇帝诏入内，大敷玄教，帝情大悦，赐紫法号广照大师。自余未睹行录，不决化缘终始。师因供养罗汉次，僧问：“今日设罗汉，罗汉还来也无？”师云：“是你每日口+童什摩？”

祖堂卷五 云岩

云岩和尚嗣药山，在潭州澧陵县。师讳昙晟，姓王，钟陵建昌县人也。其生自然胎裳，右袒仿若缁服。出家于石门，初参百丈，入室十数年间，次参药山。药山问：“汝师百丈，于徒奚示？”师对曰：“师

今示何物？”药山云：“因汝识得百丈矣。”师禀承药山，后止攸县，大弘法化。

师有时谓众曰：“有个人家兒子，问著无有道不得底。”洞山问：“他屋里有多小典籍？”师曰：“一字也无。”进曰：“争得与摩多知生？”师曰：“日夜不曾睡。”洞山云：“问著则无有道不得底，问一段事还道得不？”师曰：“道得却不道得！”师问僧：“从什摩处来？”对曰：“石头上语话来。”师曰：“石头还点头也无？”对曰：“师未问时却点头。”师因看经次，洞山云：“就师乞眼精。”师曰：“汝底与阿谁去也？”洞山云：“某甲无。”师曰：“有，汝向什摩处著？”洞山无对。师曰：“乞眼精底是眼不？”洞山云：“非眼。”师曰：“咄，出去！”道吾问：“初祖未到此土时，还有祖师意不？”师曰：“有。”吾云：“既有，更用来作什摩？”师曰：“只为有，所以来。”

师因行粽子，洞山受了又展手云：“更有一人在。”师云：“那个人还吃不？”洞山云：“行即吃。”洞山辞时，师问：“何处去？”洞山云：“虽辞和尚，未卜所止。”师曰：“莫是湖南去不？”对曰：“无。”师曰：“莫是归乡去不？”对曰：“也无。”师举高声云：“早晚却来？”对曰：“待和尚有住处即来。”师曰：“自此一别后，应难得相见。”对曰：“难得不相见。”洞山到泐山，泐山即大圆，当时郢匠，集徒千众，振化三湘，乃见洞山来，顾而异焉。他日泐山密离宴室，独步林泉。洞山乃疾追，躡迹其后，至于佛地之西，有作务之所。洞山遂进前礼拜而言曰：“某甲窃闻国师有无情说法之示，曾闻其语，常究其微，每欲励心，愿尽于此。”泐山忻然顾曰：“子于何获此语耶？”洞山具述始终而举，举了，泐山乃曰：“此间亦有小许，但缘罕遇其人，非我所吝也。”洞山云：“便请。”泐山云：“父母缘生口，终不敢道。”洞山不礼拜便问：“还有与师同时慕道者不？”泐山云：“此去澧陵县侧，石室相邻，有云岩道人，若能拨草瞻风，必为子之所重也。”洞山便问：“无情说法什摩人得闻？”师曰：“无情说法无情得闻。”进曰：“和尚还闻得不？”师云：“我若闻，汝则不得见我。”进曰：“与摩则某甲不得闻和尚说法去也。”师云：“吾说法尚自不闻，岂况于无情说法乎？”因此洞山息疑情，乃作偈曰：

可笑奇，可笑奇，无情解说不思议。

若将耳听声不现，眼处闻声方得知。

师问尼众曰：“汝阿爷还在也无？”对曰：“在。”师曰：“年多少？”对曰：“年八十。”师云：“有少爷年非八十，汝还知也无？”对曰：“莫是与摩来底是不？”师曰：“这个犹是兒子。”洞山云：“直饶不来也是兒子。”问：“一念瞥起便落魔界时如何？”师曰：“汝因什摩从佛界来？”却云：“还会摩？”对曰：“不会。”师曰：“莫道不会，设使会得，也只是左之右之。”

师与道吾、船子三人受山下人请斋。一人云：“斋去日晚。”一人云：“近那！动步便到。”师云：“有一人不动步便到作摩生？”寻后洞山闻，举云：“此语最著力，如人入镬汤炉炭，不被烧煮始得。这里得永劫不失，余处得暂时间。切嘱第一莫向舌头上取办，记他了事言语有什摩用处？这个功课从无人边得，不由聪明强纪。莫向闲处置功，一步不回，冥然累劫。所以云岩云‘向这个相貌中失却人身最苦，无苦于此苦’。”师问僧：“何处去来？”对云：“添香去来。”师曰：“还见佛不？”对曰：“见。”师曰：“什摩处见？”对曰：“下界见。”师曰：“古佛，古佛。”师煎茶次，道吾问：“作什摩

？”师曰：“煎茶。”吾曰：“与阿谁吃？”师曰：“有一人要。”道吾云：“何不教伊自煎？”师云：“幸有某甲在。”药山问：“承汝解弄师子，弄得几出？”师曰：“弄得六出。”药山云：“我亦弄得。”师问：“和尚弄得几出？”药山云：“我弄得一出。”师曰：“一即六，六即一。”沩山问师：“承闻长老在药山，解弄师子是不？”师曰：“是也。”沩山云：“为复常弄，还有置时也无？”师曰：“要弄即弄，要置即置。”沩山曰：“置时师子在什摩处？”师云：“置也，置也。”师窥一老宿房，老宿云：“只这个是，窥作什摩？”师云：“大有人不肯与摩道。”师问道吾：“老兄家风作摩生？”吾曰：“教汝指点著，堪作什摩！”师云：“无这个来多少时？”吾云：“牙根犹带生涩在。”问：“如何是正修行路？”师云：“修是墙堑，不修是里头人。”师问众：“世间什摩物最苦？”云：“地狱是最苦。”师云：“地狱未是苦，今时作这个相貌中，失却人身最苦，无苦过于此苦。”

师与洞山锄姜次，师说先德事。洞山云：“这个人如今在什摩处？”师良久云：“作摩？作摩？”洞山云：“太迟也。”有僧出来，两三则语举似师，师复审之云：“我适来只闻汝声，不见汝身。出来，我要见汝。”其僧竖起五指，师云：“苦杀人，泊错放过者个汉。”洞山问：“此僧竖起五指意如何？”师曰：“现五分法身，如今在阿那个分？”师临迁化时，洞山问：“和尚百年后，有人问还邈得师真也无，向他作摩生道？”师云：“但向他道，只这个汉是。”洞山沉吟底，师云：“此著一子，莽卤吞不过，千生万劫休。阇梨瞥起，草深一丈，况乃有言。”师见洞山沉吟底，欲得说破衷情。洞山云：“启师：不用说破。但不失人身，为此事相著。”师迁化后，过太相斋，共师伯欲往沩山。直到潭州，过大溪次，师伯先过，洞山离这岸，未到彼岸时，临水睹影，大省前事，颜色变异，呵呵底笑。师伯问：“师弟有什摩事？”洞山曰：“启师伯：得个先师从容之力。”师伯云：“若与摩，须得有语。”洞山便造偈曰：

切忌随他觅，迢迢与我疏。

我今独自往，处处得逢渠。

渠今正是我，我今不是渠。

应须与摩会，方得契如如。

后有人问洞山：“云岩道‘只这个汉是’意旨如何？”洞山云：“某甲当初泊错承当。”报慈拈问：“累害在什摩处？”又续前问：“如今作摩生？”又问洞山：“云岩道‘只这个汉是’，还知有事也无？”洞山云：“先师若不知有，又争解与摩道？”良久又曰：“若知有事，争肯与摩道？”保福拈问长庆：“既知有事，为什摩不肯与摩道？”庆曰：“此问甚当。”保福曰：“昔日云岩又奚为？”庆云：“养子方知父慈。”

师比色碗里贮甘橘，洞山来不审立地。师曰：“那边还有这个摩？”洞山曰：“有也，过于这个无用处。”师曰：“有也未曾与阍梨，说什摩有用无用！”洞山当时无对，隔三日道：“恐怕和尚与专甲。”师肯之。师问黄檗侍者：“汝和尚还说法不？”对曰：“也说。”师云：“汝还听也无？”对曰：“也听。”师云：“说时即听，不说时还听也无？”对曰：“听。”师曰：“说时即从汝听，不说时听什摩？”对曰：“不可无这个人也。”师曰：“默底是？说底是？”对曰：“默底是。”师曰：“泊错过这个汉。”师示众云：“从门入者非宝，直饶说得石点头，亦不干自己事。”又云：“拟心则差，况乃有言，恐有所示转远。”僧问石头：“如何是祖师意？”石头曰：“老僧面前一踏草，三十年来不曾锄。”有人举似师，师云：“牛不吃栏边草。”南泉云：“智不到处，不得说著，说著则头角生也。”有人举问师：“主人与摩道，意作摩生？”师曰：“兄弟也莫说，说若这个事，损著说底人。”有人举问洞山：“云岩与摩道作摩生？”洞山云：“在途也。”有人举问云居：“洞山与摩道，意作摩生？”居云：“说似也。”有人举问疏山：“云居与摩道，意作摩生。”疏山云：“一棒打杀龙蛇。”师扫地次，叫寺主，问：“师何得自驱驱？”师曰：“有一人不驱驱。”寺主曰：“何处有第二月？”师竖起扫帚云：“这个是第几月？”寺主无对。玄沙代云：“此犹是第二月。”洞山问：“无量劫来，余业未尽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汝只今还作不？”对曰：“更有胜妙亦不作。”师云：“汝还欢喜不？”对云：“欢喜即不敢，如粪扫堆上拾得一颗明珠。”师问僧：“承汝解卜是不？”对曰：“是。”师云：“试卜老僧看。”无对。洞山代云：“请和尚生月。”师自会昌辛酉年忽示疾，至十月